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辉煌百年 沧州第一

沧州第一个工人党支部：

泊头码头 工人党支部

齐斐斐 董书明

运河流淌，百年激荡。站在泊头的运河码头上，回望百年前工人们群情激昂，反帝反压迫的场景，至今让人心潮澎湃。

1932年春，泊镇九师（今泊头职业学院）开学后，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九师党支部改为泊镇党团联合支部，并决定走出学校，把党的工作延伸到社会。联合支部委员路一、李凤瑞和党员贾树清负责在工人中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

路一等3名党员走出校门，到工人中去，与他们接触交谈，建立感情，并和其中几名最穷苦的工人结为兄弟。他们是脚行的戴世衍、船工李树森、卖糖的贾力和饭馆徒工安庆河。这些穷苦工人与学生们无话不说，党员们也得以在工人中深入宣传，帮助他们认识穷苦的根源，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这些工人又在广大工人中进行宣传，因此革命思想的影响在泊镇工人队伍中逐渐壮大，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成为党的发展对象。

码头工人戴世衍、沙玉良很快被吸收入党，并建立了泊镇第一个工人党支部，也是沧州第一个工人党支部。路一任支部书记，戴世衍、沙玉良为委员。为更好地团结广大工人，1932年下半年，由李凤瑞主持在码头工人中成立了工人夜校，在泊头清真寺组织工人学习。同时组织了赤色工会，沙玉良任会长，会员有10余人，其中共产党员2人，还建立了互济会等群众组织。

在此期间，九师党员学生李荫章、吕泓在宁津县王家庙完全小学中发展党员，建立了党支部，隶属泊镇党团联合支部领导。

泊镇工人支部建立后，泊镇工人运动进入一个新阶段。它的重要标志就是1932年冬，泊镇永华火柴股份有限公司工人大罢工爆发。

1932年，永华火柴公司已属津南地区最大的火柴厂家，全厂有大机房、小机房、合料、印刷厂、包装处5个车间。有职工600多人，分内工和外工。这些工人90%是8至13岁的童工，17岁以上的青年工人只有20多个。他们一天工作14个小时，劳动艰苦，工资低，还经常遭到监工的毒打。装一盘火柴给3个大铜子，若监工发现有一盒不满或是有的排倒了，就罚两个牌子（装一盘即180盒发一个牌，按牌领钱）。资本家挖空心思榨取工人的血汗，他们与泊头商会勾结，改发铜子为商会印的铜子票，九六当十，工人拿到市场上去买东西又来个二八扣，这样工人的工资又少了三分之一。

1932年11月2日，包装处青年工人王凤山、臧德洪、王景顺、倪焕治、赵丙文5人在清真寺西城墙沟里开会，讨论了资本家对工人的残酷压迫剥削和工人们痛苦的生活，传达了外地工人罢工胜利的消息。并向资本家提出4项条件：一、撤销彭监工，二、成立工会，三、增加工资，四、减少工作时间。



泊镇永华火柴公司工人罢工领导人之一臧德洪（1932年11月）

11月3日，王凤山等5名青年工人分别去给工人做工作，向工人宣传全国革命形势，宣传天津北洋火柴工人罢工的情况。号召工人团结起来，进行罢工斗争，要求提高工资，要求撤掉打工人最狠的彭监工。下午上班，工人就减少了很多。11月4日，青年工人又到各上班路口给工人做工作，动员工人罢工。有的工人家长为了糊口逼着孩子去上班，资本家就采取手段瓦解工人队伍，谁上班就发给谁馒头、馒头吃。罢工青年工人们就到各户去做工作，很快400多人的包装处上班的人寥寥无几。在罢工期间，几十名青年工人曾3次在清真寺西城

沟里集合开会，研究对策，统一思想，坚持罢工。

连续十几天的罢工，全厂产量急剧下降。由原来日产40多箱，降到几箱，公司面临停产的危机。在工人持续罢工以及社会各界舆论的重压下，厂方资本家只好与工人谈判。几经交涉，答应了工人的条件，罢工取得了胜利。

永华火柴公司工人罢工的胜利，是泊头地方党组织领导工人的一次胜利的尝试。罢工给资本家以沉重的打击，同时鼓舞了工人阶级的斗志，扩大了共产党在工人中的影响，揭开了泊头工人斗争史新的篇章。

歌曲《沧州 沧州》火了 里面的沧州话，你懂吗？

齐斐斐

这几天，朋友圈里，微信群里，沧州的大街小巷，身在外地的沧州游子，耳边听的、口里哼的，都是一首沧州味儿浓浓的《沧州 沧州》。大家在听，在转，也在讨论。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无疑是歌词中的沧州俗语，“老鸹钹儿”“小前儿”“楂黏粥”“掰伙”“薙秆儿”等，把沧州人的童年回忆都串联起来，诙谐间，是沉入心底最难忘的乡愁。

“老鸹钹儿”也是“老鸹枕头”

沧州市文保所工作人员郑志利的几条朋友圈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郑志利是沧州方言研究者，对于这些接地气的字眼儿，写实描白的旋律，感触很深。

老鸹钹儿，很多人都以为是老鸹窝，其实不然。沧州方言，指一种体型小的黑色金龟子。“钹儿”，也叫花钹，一种嵌金花的首饰。这和老鸹有啥关系？鸟鸹是一种聪明的鸟类，雄鸟鸹为了获得雌鸟鸹的爱情，喜欢收集一些闪闪发光的的东西，比如镜子、玻璃片、瓶盖、珠子、彩色扣子、金属小片、硬币等，只要它们看中，并且能“拿”得动，就会毫不客气地不告而取。这些东西都被雄鸟鸹放进了巢穴，成为吸引异性注意的装饰。外壳闪闪的昆虫也会成为其中之一。古人在乌鸦巢里发现的类似东西，误以

为是老鸹睡觉枕着用的，所以也叫老鸹枕头。

童年在农村成长的中年人大概都有这样的回忆，小前儿去洼里拾老鸹钹儿，装进瓶子里，拿回家喂鸡。鸡吃了下的蛋，蛋黄红彤彤的。也有的地方叫老鸹虫。

沧州的“前儿”很多

“我小前儿帮着大人卖过炒瓜子儿。”“我小前儿胸皮。”“这首歌，让我想起小前儿的好多事，那时候真开心啊！”……

小前儿，沧州方言，指小时候。相对于中年人而言，小前儿大概可以包含少年以及童年时代。除了“小前儿”，沧州话里还有“多前儿啦？”“那前儿”“增（阳平）前儿”……

多前儿，多咱儿的转音；多咱儿，又是多咱的儿化；咱，则是早晚的合音。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说：“早晚是询问时间的词，意思是‘什么时候’？最早见于晋代文献，一直到宋代。从元代起，就不说‘早晚’而说‘多早晚’。更后，早晚变成一个合音字，从前写‘咱’或‘咱’，现代多写作‘偌’。”

那前儿，就是那咱儿、那早晚、那时候。增前儿，就是这咱儿、这早晚、这时候，增是“这么”的轻快连读。



歌曲主创人员左起袁春、张长发、鹿球行

“楂黏粥”“掰伙”“薙秆儿”
一方水土里的乡音

方言源自于生活，一方水土，历经千年，更音迭变，是为了更好地沟通和传承。

楂（cha一声）黏粥，沧州方言读作擦（ca一声）粘粥。粘粥和黏粥同义。楂黏粥，是从加工的工艺和动作上叫的，值是边煮边搅动的意思，老百姓语言听着土，仔细琢磨琢磨，里面透着不少文雅，很多说法是古汉语的余存。一个楂字，抓住要领，准确传神。如果换成熬，就少了画面感，一是于事实不符，二是如果不知情地如法炮制，恐怕就要吃糊的了。

掰（ge二声）伙着一群小伙伴去玩。掰伙，沧州方言，意为合伙。掰，古代原意为双手合抱，引申义为结交，也写作“掰合”。薙秆儿，沧州方言，一般指连接高粱穗的那部分

茎，高粱秆儿。薙，(ting二声)，本意是某些草本植物的茎；麦薙儿，韭菜薙子。我们沧州人小前儿，家里的锅盖、算子，都是薙秆儿做的。

郑志利介绍说，地方俗语是一种特有的地方文化，最具地方特色。有些俗语我们每天都在听、在说，甚至有些时候还会书面引用。什么“俗话说的是……”“老话说得好……”这都是世世代代的经验，极具说服力。但有意思的是，有些俗语说出来不会写，不晓得书面哪个字能够替代它；有的则是其中意思只能意会，不能言传，因为找不到更贴切的解释；还有的不知道它的由来，别人说，我也说，反正都明白是什么意思。

歌曲里的乡音很多见，比如朗朗上口的东北话、略带喜感的河南话、自成一派的陕北民谣、“刘三姐歌谣派”的广西话……总之一一个地方的方言入歌，更多的是唱出了家乡人家乡事家乡的味，倾诉对家乡的情感和祝福。

徐杨桥的手艺人

齐斐斐 吴玲



李长义老人

“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儿”，这句俗语出自一门古老的民间技艺——“铜瓷”。铜瓷，就是用专业的工具——金刚钻和铜钉修复破损的瓷器，赋予它全新的生命。

对从事铜瓷行当的匠人，民间称之为小炉匠或铜炉匠，这门技艺已在中华大地传承了千年之久。可能很少有人知道，孟村回族自治县也曾经有一个远近闻名的小炉匠专业村——徐杨桥。

历史上的徐杨桥，土地盐碱易涝，人们靠天吃饭，日子过得艰难。为了改善这种境况，不知从何年何月起，村里李、张二姓的先人到河间卧佛寺学习小炉匠手艺，学成后回村传授技艺。经过若干年的传承和发展，徐杨桥逐渐成为有一定规模的小炉匠专业村。为了纪念两位先人，村人在村南为他们树立了功德碑。此碑毁于上世纪50年代，但他们的技艺和德行代代相传。

铜瓷讲究心灵手巧、耳聪目慧，一个好的铜瓷匠人必要经过多年的苦练与打磨才能练就一手精湛的修补技艺。徐杨桥村83岁的李长义老人，从十几岁就随兄学艺。经历了当年学艺的艰辛和几十年从业的苦累，如今，老人是村里健在的唯一个掌握小炉匠整套绝活的老匠人。

旧时，徐杨桥村人的日子不好过。每到农闲时节，村里便组织起百余名匠人远走他乡，靠铜瓷的手艺谋生。他们的足迹几乎遍布大江南北，他们用结满老茧的双手，撑起了小到一个个家、大到集体的温饱和幸福。

从前，匠人们外出要手艺是非常辛苦的，他们肩挑工具箱和行李，风里来雨里去，还要应对各种意想不到的

突发事件。

大跃进的年代，李长义带着生产队的介绍信到黑龙江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一带要手艺。有一天，被人当作“氓流”向外驱赶，回想起过往的心酸和无奈，老匠人感慨万千。

技艺需要传承。在授徒的过程中，小炉匠们不但将自己的拿手绝活倾心相授，还要让徒弟们牢记守艺与守心之道，对于生活困难的徒弟，他们总是相帮相扶。予人玫瑰手留余香，时隔多年，谈起自己和徒弟之间的故事，老人的心里依然会漾起满满的幸福。

李长义老人的从业经历是徐杨桥村老手艺人的一个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真实写照。老人经常告诫年轻人：修旧利废、省吃俭用是国人的美德。有补丁的碗端在手中不易滑落，所有的补丁都是让人们用来防滑的抓手。手艺人用匠心成就了残缺之美，也教会了人们用一颗平常心去接纳生活中的不完美。

改革开放以后，徐杨桥人紧跟时代浪潮，用创新思维赋予工匠精神全新的生命。老人的两个儿子也依托孟村的特色产业，远赴广西创办了自己的弯头管件生产企业，每年都有不错的收益。由一家看全村，老百姓们从务工到创业，有了更多选择，日子越过越红火。

如今，要了大半生手艺的李长义老人，早已收起了自己的工具箱，安享晚年。有时，村里会有古董商前来，想要收购老人的家什儿，老人总是笑着婉拒。守艺难，守心更难。

对于老匠人而言，工具箱里藏着曾经的过往，更藏着一个时代的记忆。这是一个念想，一种情怀，一种精神的坚守和传承……

青年武术家刘伟超收藏书籍显示

民国时期 武术就已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杨金丽）昨天，青岛青年武术家刘伟超向记者展示了他收藏的民国时期的武术书籍，并介绍，民国时期，尚武氛围非常浓厚，武术进校园活动，已经系统全面地开展起来了。

刘伟超拿出两本民国时期的旧书《中华新武术拳脚科》给记者看，封面上还有“初级教科”“上编上课”“上编下课”“商务印书馆印行”“创编者子贞马良题签”等字样。刘伟超介绍，这本书中有一张《初等小学拳脚科进度表》，表中备注：“1.武术之练习贵精不贵多，每日上课时以温故为至要，俟所学课程理明娴熟而后按表增添新课。2.此表专指学校而言，如军界警界及其他各机关，均可按其体格之强弱、年龄之大小分练。体强年大者，宜习率角（摔跤）科；身弱年小者，宜习拳脚科。而率角（摔跤）科于军警界尤为必要之课。”

翻阅书籍可见，民国时期初等小学、高等小学的武术课程不同。初等小学从俯仰运动、前进正打练起，高等小学则开设武术连贯教学课程。到

了中学及初级师范学校，武术既有基础训练课，又有武术套路教学，体现了民国时期武术教学“贵精不贵多”的精神。

刘伟超从小跟随父亲刘连俊习武，多次在国际、国家武术比赛上获奖。从中央财经大学毕业后，他回到家乡青岛，接过青岛盘古文武学校的重担，在武术传承和创新上，与父亲一起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2007年，刘伟超就配合青岛教育局开展武术进校园活动，青岛中小学生学习武蔚然成风。近年来，他收藏了不少与武术有关的书籍，开始致力于武术文化研究。

“原来并不知道这段历史，现在看来，民国时期的高武之风是非常浓厚的。”刘伟超说。他还收藏有一本书，是中西书局发行的国术书一览表，其中列举的武术拳种之多，令现在的习武者叹为观止。这些武术拳种中有十八般武艺全书、擒拿、少林双刀、三十六板斧、武松拳谱、金台拳谱、岳家棍图说、点穴秘传、炼气行功秘诀、张三丰武术道术汇宗、练打暗器秘诀、梁夫人八段锦等，有的已经失传。